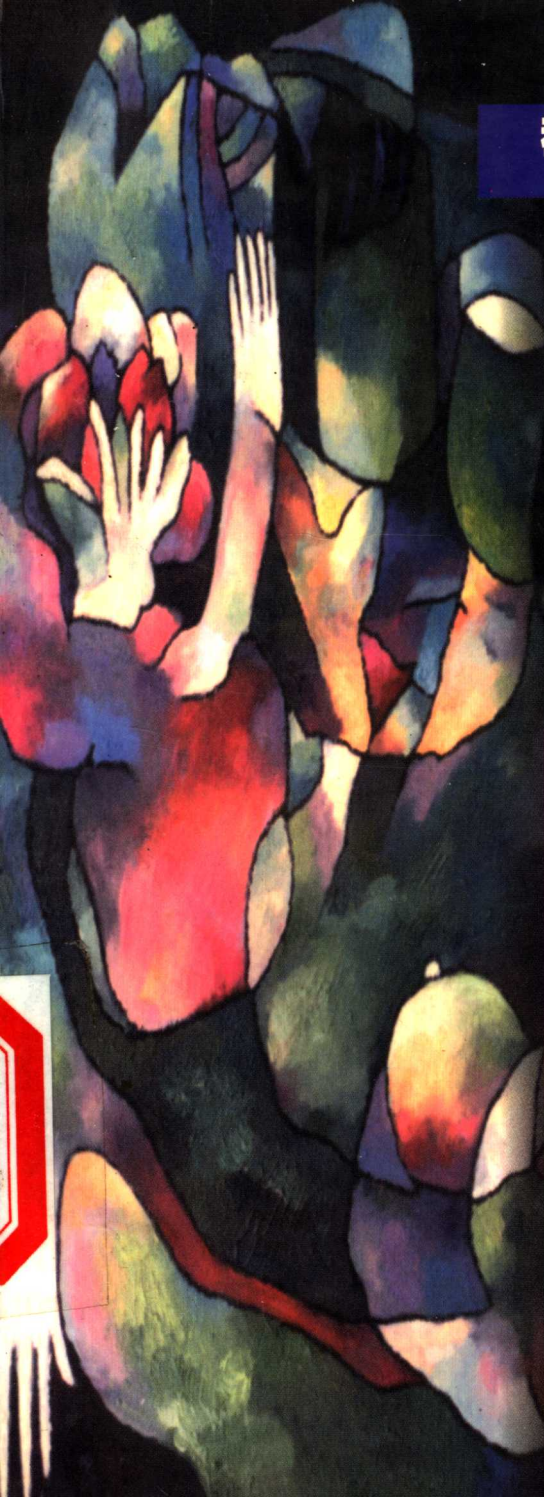


An abstract painting in a style reminiscent of Vincent van Gogh's 'Olympia'. It depicts a woman in a vibrant red dress, with her hands raised near her face. The background is composed of bold, expressive brushstrokes in shades of blue, green, and yellow. The overall mood is dramatic and emotional.

都市女性情感

纪实系列

张 婕

守望婚约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世纪末了。

20 世纪末对中国女性的意义有所不同。

情感生活对于女性来说一向有着特别的意义。审视 20 世纪后二十年中国女性情感之路的足印,深一脚浅一脚的脚窝里仍残留着时代的风雨,蓦然回首时却使我们惊诧无比,比之二十年前,中国女性的情感状态用纷繁多姿、光怪陆离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如今,大胆追求理想的情感生活和丰裕的物质生活的都市现代女性,已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生活中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如何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的情感状态,为二十年的风风雨雨盘个点,在 20 世纪末的时间之窗上划上一道刻痕?



放在你眼前的这套“都市女性情感纪实系列”可说是对中国女性情感之路、之状态的一个记录，一种描摹。出于“聚焦”的需要，我们选择了都市而不是乡镇，因为都市是社会的“万花筒”，从中折射出的女性情感之光可能更具代表性。全书采用了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跨文体写法。因为作者个人写作风格的不同，表述时可能略有差异，但无一例外的是，书中的人物都采访于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女性群落。

还需要一说的是，本套丛书特别关注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人群，即到了“知天命之年”的妇女，这个特殊年龄段的女性因为在各种历史背景中都生活过，也因为生理带来的心理上的变异，她们的情感生活呈现出一种较为深浓的色调，困惑和迷惘另有一种不同于常的滋味。另外，知识女性、自由职业女性的情感生活也较一般女性复杂多变，各成一册。智慧、技巧生存是商业化时代许多女性的谋生手段，亦正亦邪，自有读者评说。《盘点爱情》一册是对二十年来各种爱情、婚姻观变化过渡的总括性概述，特别女性化的叙述，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男女情感，是人类生活的主题内容，也是每个个体生命中的华彩乐章。爱情的玫瑰永远花开不败，情感之路永远充满阳光，这是每一个人无论身处何种时代都最渴盼的愿望。当我们伫立在世纪之交的时间窗口，眺望 21 世纪生活之门的时候，我们默默祈祷：

愿未来的人们在享受着越来越丰富的现代化生活的同时，爱情幸福，婚姻美满，情感之旅永是坦途。

此为序，也为祝福辞。

1999 年 7 月



目 录

银灰的堕落/ 1

“玉碎”之说/13

呼唤大男人/25

新爱情定律/34

无梦姻缘/45

那个舞男步的女人/54

崩盘之后/61

娜拉的悲壮/74

遥祝安好/85

绿叶与根/95

大爱不求回报/103



都市女性情感纪实系列

守望婚约/110

绝对安全/122

宝贝儿/130

完美有缺/143

旧家燕子傍谁飞? /150

婚姻 ST/162

主流生活/173



黎灰的坠落

采访手记：

据测算从底层拾级而上，要用两个半钟头，才能达到纽约帝国大厦的顶层；如果从顶层上跳下，八秒半钟就会到达地面。

对所谓人的认识，女士单若就有一种几十年一级一级爬上顶层，又从顶层迅速落地的惊心动魄。

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在经历着这个过程。

五楼的钱家一晚上都像在闹地震，咣当啪啪地直响。后半夜这吵闹的人好像又跑到三楼的王家，搞得四楼的单若也睡不着觉。

以往这些小两口子们吵架，不出半天，就又手拉手亲亲密



密了，今天的气氛有点怪异。这幢新楼住的女人里，数单若年龄最大，职务也最高，正处级的社联主席。丈夫明天还要出差，她不想让他也被吵醒，干脆穿衣起床，循着钱家小娇妻的喝骂哭叫声，一路下了楼梯，钱家和王家都已在三楼“集合”。

她好不容易才弄明白原来是小钱忽略了妻子严格的监督机制，口袋里的钱有二百元去向不明。

他嫖了！

钱妻撕心裂肺地伸手直点钱的鼻子，浓妆的黑眼圈、红嘴唇也愤怒地走了形。

是他带的！

钱妻又直点王的鼻子。

没有证据，这可不能乱说！你呀！你呀！……

单若惊得脸都白了。家丑还不外扬呢，能随便拈出这个字？这可是违党纪犯国法的大事情！

男人需要发泄，这有什么奇怪！

小王却不吃钱妻这一套，慢条斯理地又说：

还像谈恋爱一样，整天给自己的男人耍花招，你才不正常呢！

钱妻扑向单若，一边大声哀号，一边继续开诚布公：

怪不得，我有症状，我已经被传染了！还不知道是不是艾滋病……

这真让人恶心！阳光下衣冠楚楚的人，黑夜里就都成了无声活动的鬼？单若的脊背直凉。

第二天一早，她真想向丈夫倾诉自己非同一般的感受，话到嘴边却一句也说不出。丈夫今天飞往海口开会，时间一



周。女人的纤细和敏感使她生出担心；她的惶恐和疑虑不但解释不清，也许还会变成一种启发……

天一亮，五楼和三楼的风波就平息得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了。妻子们照样戴上漂亮的头盔，轻跨摩托车后座，紧贴丈夫的宽背，双双一同去上班。

单若却仿佛一件好好的衣服让她扯住了线头，越扯漏洞越大，越扯线头越乱，越给自己惊心动魄的不安。

真是时代不同了！以往书籍、字画、精美相框都在文化用品商店专卖，现在也和五金百货、衣服鞋帽、化妆品、塑料制品一样摆在街头、地摊儿批发零售了。尤其那些制作相当考究的绢丝黑白人像画，一米多高，挂满了简陋的铁丝棚，迎风招展。

人像的内容有中外著名的歌星、影星，有童趣盎然的胖娃娃，更多的是极其年轻健美的一男一女拥抱接吻，玉体半裸，交股缠臂……

经营这类产品的，不再是什么艺术家和儒商，而是进城打不到工的农民和下岗工人。单若每经过这里，总忍不住东张西望，奇怪的是并没有发现来往的过路者在此反复流连。

有一次，单若和两个老同学偶然在茶楼小聚。她万万没想到，这家名为江南“三江春”的品茗之地，除了墨绿的地毯、黑漆的八仙桌、生机盎然的盆景，也极其时尚地挂着和人几乎同等比例的彩色人像画。

在她的对面墙上，就是一个长发飘散的女模特，除了若有若无的银灰色的内裤，玲珑剔透的肌肤全部裸露，乳房正被身后紧贴着她的男人从她腋下伸过来的大手覆盖。男人上身赤



裸,肌肉强劲发达,牛仔裤解开着裤扣……

这顿饭让单若吃得心惊肉跳。事后庆幸再庆幸,因为两位男同学恰好是背对画像的。

那首先是真实绝美的人体!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会让人从那激情的喷发、欲望的涌动中,感到难以抗拒的诱惑,也许,正因为如此,单若才觉得害怕?

尤其那银灰色的点式内衣,就像一只羽毛光滑丰美的鸟,总活在单若的眼前。

在单若记事的年龄,姐姐们都穿自制的薄棉布紧身背心做内衣,为的是抑制性特征的发育,不要成为批判“资产阶级丑态”的靶子。单若十五岁参军后,才从北京、广州来的姑娘们那里看见肩上两根细细的背带,胸前是和乳房形状相仿突出的白布,叫乳罩。不过没人直呼其名,只言胸罩。

但是姑娘们悄悄托人千里迢迢买来后,多数仍将突出处缝平下去。有些身材过于丰满的,被过紧的胸罩勒得背部溃烂出血而更感自卑,集体洗澡时,只敢站墙跟。

单若倒是生得娇小玲珑,但夏天白棉布的军衬衫洗旧了,就隐隐约约有了透视感。

有一次开大会,背后有人在她肩上点了两下,她立刻就明白了。她尽一切可能地挺腰昂颈将两肩后缩,两个小时的会开完,她出了一头的大汗,仍然觉得全场的人都隔着衬衫看见了她背后那两根细细的肩带。从此,不管再热的天,厚厚的衬衫里也一定要穿上棉布背心。

现在真是天翻地覆了!不但大都市,就是中小城市、郊县都有了进口的、高档的专卖店,销售世界各种品牌的内衣、睡



衣、香水、配饰,从头到脚的女性专用品,应有尽有。而在熙熙攘攘的集贸市场上,真丝的、冰丝的、全棉的,高弹的、泡沫的、雕塑造型的,电脑绣花的、蕾丝镶边的、加箍垫圈的……五花八门、流光溢彩的乳罩套装,堂而皇之地穿在塑料人体上,在街边上排队,已经成为生意兴隆的标志。

尽管经济开放,科技发达,精神禁锢解除已如此,变化还是让单若常常觉得惊奇。

五楼三楼那夜歇斯底里地穷闹就让她十分想不通:男人需要发泄!怎么发泄?做一个体面的丈夫和一个慈爱的父亲就那么委屈了他们?那么女人呢?

电视、小说,有声、无声的媒体,传达的信息也开始形成一套饱受小家庭里贤妻良母之苦的男人,个性十足地挣脱,理直气壮地放荡,而不管是做妻子还是做情人的女人,身心都须在灰溜溜的泥巴窝里挣扎的程式。单若很反感。

那么,究竟男人应该怎么做男人?女人应该怎么做女人?单若问自己。

她还是相信,有些东西就像隔着一层纸,是不该完全透明的。

庄子有个故事说:混沌耳聋眼睛,过得也很快乐。朋友想帮他,神通给他穿通耳朵,复明眼睛,谁知没几天混沌就死了。

每想起来这故事,单若就很惆怅。

丈夫从海南归来,一脸巧克力色的潇洒和从容。给她带的礼物中最好的一件是天然水晶石的老花镜。单若到了这个年龄,眼睛已经有点神经性的疲劳和模糊,花两千块钱,免了他的担心。单若却发现他的衣包里冒出一件扎染的汗衫,色



彩鲜明,图案瑰丽。单若周围还没有哪个中年男人有这样的行头。

看不出来,你也成了花花公子!

单若笑。

旅游公司送的纪念品,每人都有一件。

丈夫也快活地笑。他说他的确非常喜欢这个纪念品。

单若实在忍不住了。

听说那是中国的红灯区!住宾馆夜里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

有哇!和我同屋的是一个北京高校的教授,看我不接,他只好接。说是洗澡、按摩、睡觉……一条龙服务!

多少钱?

那没问。

真的?

真的!第二天到了会上,大家还开玩笑。不过,打电话以后,听到走廊上也有开门声的!

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也有有贼胆的啦!

单若瞪大眼睛。

嫖客的存在,是因为娼妓的存在?还是娼妓的存在,是因为嫖客的存在?又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命题,单若说不清。但她相信丈夫没有一句话、一个念头瞒得了她。

晚上,刚看完《新闻联播》,他就打开VCD机,塞了个光盘进去。

什么?盗版大片?

单若看他得意而神秘的样子,也悄悄地噓着声说话。他



只微笑不语。

屏幕显示的却是一段没头没尾的粤剧片段。他换了一张,仍然是一模一样的镜头,他又去拿第三张,同样是粤剧片断……

他一共买了五张。竟然全是一样,看着丈夫尴尬扫兴的表情,她大笑起来。

那里到处是黑市游击队!“毛片儿”又没法试。

丈夫让她笑得脸都红了。

“毛片儿”?! 这词她听过。她笑不出来了。

内地的盗版光盘交易市场如今也是杀一长百,雨后春笋。她曾去买过影碟和轻音乐 CD。一次,经过一个光溜溜什么都没有的柜台。

大姐!

低低的呼唤让她回了回头。柜台后面站着一个干瘦的小伙子,毫无表情地看着她,并将手底下一张肮脏发黑的纸片往前推了推。

大姐,要“毛片儿”?

“毛片儿”?“毛片儿”是什么?

她好奇地看见纸片上写着“红楼梦”、“西游记”、“天仙配”什么的。

X 级片! 三级片!

小伙子声音更低了,脸上依然毫无表情。看她没听懂,干脆直说了:

世界著名的“花花公子”、“阁楼”,没有情节、只有动作的顶尖等级片! 七十二种姿势都全……



她不是听不懂,她只是不明白,人来人往的,他干吗就喊住了她这个衣不华丽、貌不惊人的普普通通的中年女人?同时她已发现这一片有好几个光溜溜的柜台,后面或站着或坐着的男人女人都正盯着他俩看。

她拔腿就走,不光是走,还有点儿落荒而逃。不管人家怎么看,她老老实实在那里,听小伙子详细地介绍推荐三级片,也已经够邪门了!

丈夫不问三七二十一,还高高兴兴地把假片买了回来,单若多日来的不安变成了震惊。

单若的丈夫,是名牌医科大学的中年教师,爱岗敬业,学识扎实而不僵化,观念新颖而不激进,给人的印象是严肃稳健却不乏风趣幽默。

两人相识时,还都是军人。一起执行艰巨任务时,共同喊过“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婚前热恋中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互相勉励,以杜绝“犯规”的冲动。

愈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单若的眼里,丈夫愈是男人中的精英。至今他不吸烟、不嗜酒、不打牌、不跳舞、不暴饮暴食,下班就回家,坚持早起晨练,无论在单位还是处邻居,人缘都颇好。

癖好也有,简单而执著。那就是越来越爱好养花种草,凡休息天,只要有点时间,就像美丽的女人离不了时装超市一样,他迷恋花市,以至全市大大小小的、角角落落的花市,各个企业的花房,郊区私人的种植园,都有他的足迹和朋友。

和智商只相当于两三岁孩子的狗们的友谊,也非同小可。起初是小姨子家装修房子,把西施狗波波送来暂时监护。又



娇气又胆小的波波见生人浑身发抖,他立刻把它抱上床,不管单若怎么抗议,波波安安稳稳地趴在他们的枕头上睡了两个月。

两个月,已足以使波波忘掉了自己会打躬握手转圈跳舞的本领,成了个“憨胖”,只要一看见单若的丈夫就像看见了亲爹一样激动,不离寸步。单若警告波波的法定监护人:再不来接就接不走了!

单若实在没想到,波波糊里糊涂被抱了就走时,他眼睛红得让她都不好意思了。他屋里屋外,如坐针毡,不管她如何劝阻,还是抓起了电话。听说波波正在床上蹦时,他松了口气,眼泪掉下来。

小舅子听说后,给朋友讨了个刚满月的京叭狗堆堆送来。谁知,狗不大,一泡尿撒在床上,连羽绒被都能湿个透,他却是从没有过的开心,无怨无悔洗被子,洗毛毯。

他是不是寂寞?他是不是压抑?他是不是发泄?面对同一个世界,他是不是同样的不安和震惊?他们之间的那层纸,不但一点不透明,她从来连张望一眼的念头都没有过!

在中国的老百姓家里,朝夕相处的夫妻们到底又有多少真正理解他们之间是怎么回事的?他们到底应不应该被复明眼睛,穿通耳朵?

现实是,生活里的一些男人已经不像电视剧里的男主角那么天真,他们更乐于选择既体面又放纵的双重生活,多角度地完善自我,如五楼三楼们。而像她这种穿着脚指挖出了洞的拖鞋,坐着让堆堆啃得露出了海绵的沙发;既做不好精明强干的妻子秀,也做不好妩媚娇矜的情人秀;在丈夫面前早已没



有了表现欲,年龄相貌性欲直往下走的女人,在不安与震惊之后,得到的又会是什么?

单若忽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她果断地对丈夫说:

我能买到“毛片儿”,保质保量!

她仿佛觉得丈夫的脸更红了,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羞涩。

你去买?

当然!

单若一直地朝那排光溜溜的柜台走过去。几个人坐在里面打牌,根本不像卖东西的。看见她,那个小伙子不声不响地站起来,他已认出了她,毫无表情,像是早知道她还会来。

牌虽然在继续打,她又觉得几双眼睛都在盯着她,可她已不在乎。

多少钱?

她不绕弯儿,既来了,交易就是做定了。小伙子像打暗号一样伸出两个手指头。她也不含糊,伸出手,要看货。

东西不在这里,先交钱,我去拿。

不行!没这么做生意的!

她绷着脸,一副人在江湖的神气。

这几天正紧查盗版呢,你看!

小伙子声音更低了。她回头,果然,整个一层楼面的大厅里,柜台全是光溜溜的,满堆的货都捉了迷藏。

每个五盒,十盘,要哪一个?

两个都要,十盒二十盘。

但她口气中的迫切,恐怕是小伙子没有想到的。他抓了钱,转眼没影了,剩下她像站岗一样,立在路边。



他怎么就相信她一定是买主，不是扫黄的便衣？她怎么就知道他一定是卖主，不是政府的侦察员？单若的脑袋“嗡”地一下大了。

打牌的是不是他一伙的？在这些眼睛里，她这样年龄的女人，这样大方地出手，这样的饥不择食，一定是播黄贩黄的窝主！比嫖客还可恶！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了，小伙子还不见踪影。单若的疑心一分钟比一分钟更重，汗都出了一身。她想不出怎么才能向公安局解释清楚自己，就在她已经转身要逃的时候，小伙子晃里晃荡出现了，还是一个人，但两手空空。

他看都不看她一眼，从她面前走过去。很快又折回来时，突然撞了她一下，右手从自己的夹克衫里抽出来，迅速伸进她的提包，同时在她耳边低喝：

快走！

像罪犯获大赦，她糊里糊涂就往楼梯方向跑。下了楼梯就想打开提包看一看。她还有最后一丝的理性，不做丈夫那样的冤大头！

干吗？你还不快走！

单若一哆嗦。小伙子就在她身后。他竟跟在后面送她！他还担心自己受连累。

在单若的心里，那低低的声音，那毫无表情的脸面，那旧色的夹克衫，她今生今世已忘不了，那一切都代表着地狱魔鬼的使者……

魔鬼的使者毕竟是魔鬼的使者，他传递的信息和单若见过的那些人像画一样，质地精美，制作考究，但是，它们到底是



毒品还是良药？单若和丈夫一起看过一盘，丈夫自己看过两盘，就再没有兴趣和时间去研究它们了。

单若一直没有把买盘的经过告诉丈夫，她也知道丈夫一定也有难忘的历险没有告诉她，他们之间好像依旧隔着一层纸，半透明。

日子也和从前一样地过着，安详而平和。

有一天，看见她穿着银灰色的套装内衣，曲线毕露，丈夫笑：

你真是越来越烧包了！

每当人睡前两个人并排躺着聊天，他有时握着她一只手，她有时漫不经心地揉着他一只耳朵，堆堆睡在枕头中间，两个人的头一个贴着它的脸，一个挨着它的屁股。单若总相信这就是天堂，她已感觉足够！